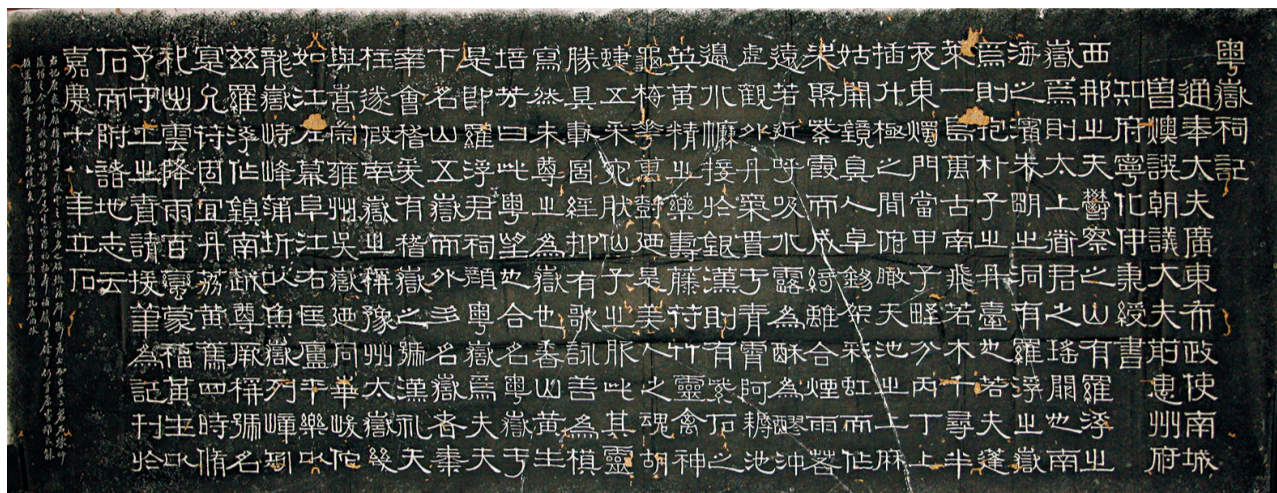


# 翁方纲阮元伊秉绶在广府均有金石存迹 对清代后期金石学产生重要影响

翁方纲、阮元、伊秉绶均是清代入粤官员，又是金石大家，他们重视地方文化教育，倡导金石之学，对清代后期的金石学产生重要的影响。广府金石研究成果，清代翁方纲的《粤东金石略》、阮元的《广东通志·金石志》、吴兰修的《南汉金石志》以及汪兆鏞《番禺金石志》《广州城砖录》都有涉及，但未见以“广府”命名的金石专著。

■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



■伊秉绶粤岳祠记 清嘉庆十八年(1813年)

## 在翁方纲的积极倡导下 金石学风气在广东快速传播

翁方纲自乾隆二十九年(1764)奉命提督广东学政，至乾隆三十六年(1771)，共八年。在广东任政期间，倾心于搜访金石，搜的金石碑刻文字凡五百六十二种。于乾隆三十六年(1771)著成《粤东金石略》九卷。按当时粤东各地区分类，记载金石名称、地点、年代及撰书人名字、行数、字径、题跋等，著名书法评论家黎向群表示，“可惜未记载摩崖、碑、碣的内容，是为一大遗憾。”

据介绍，《粤东金石略》是翁方纲在广东考察、辑录、研究金石的结晶，所录石刻资料数量多、地域广，考证详列。大量收录碑刻名篇，如记载了众多的历代名人显宦的寓粤事迹，如唐文学家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李商隐以及唐书法家李北海等，还有宋理学家周敦颐、朱熹，宋文学家苏轼、苏辙、秦观、杨万里，宋书法家米芾等。翁方纲在粤也留下了不少的题记，除在药洲留下题记外，还在南海神庙内留题。

黎向群介绍，“翁方纲在粤八载，为官之暇，搜求广东摩崖碑碣不遗余力，足迹遍布粤东各地区。他曾七次寻访《重刻张九龄神道碑》，五次到清远峡摹拓‘东坡钓矶’四字，用时四年搜寻米芾题‘药洲’石等等轶事，足见他对金石的痴迷与执着。”

黎向群认为，从翁方纲的著述《两汉金石记》和《粤东金石略》来看，主要以所见金石目录中著录情况、碑石的存亡及所在地，拓本与摹本的源流传承，字画的阙溯，书体的特征，章法布局等。

黎向群认为，在翁方纲的积极倡导下，金石学风气在广东快速传播，并且培养出了一批岭南本土金石学者，如冯敏昌、潘有为、谢景卿、张锦芳、赵希璜、黄子高、叶梦龙等。

## 阮元使粤地人才丰隆，学术 风气大盛

目前在“药洲遗址”里，也有阮元《次翁方纲诗韵二首》的石刻存迹。阮元(1764-1849)是乾隆五十四年(1789)进士，从嘉庆二十二年(1817)阮元调任两广总督起，前后在粤达八年之久，6次兼任广东巡抚、学政、粤海关总督，对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建树甚丰，尤其在学术文

化建设事业上贡献甚巨。他亲自主持重修《广东通志》，这是一部广东的百科式的史书，涉及历史沿革、政治变迁、山川河流、文化古迹、金石文艺、风土人情等方面。因为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，需广揽人才，聘当时“粤中第一学者”陈昌齐为总纂，参加具体修志的本地金石学家有谢兰生、叶梦龙、吴兰修、曾钊、熊景星、仪克中等。

黎向群介绍，阮元为了广招人才，提倡朴学，于道光四年(1824)将广州越秀山越王台故址改建“学海堂”，作为粤秀书院、羊城书院、越华书院、端溪书院四大书院诸生研习经史之所，并亲自任山长，亦参与讲学，因赏识吴兰修博通经史，任命他为第一任学长。他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风，从而使粤地人才丰隆，学术风气大盛。

《广东通志·金石略》系十略之一，共十七卷，另附录，收录了粤东各地自商、周、汉、晋至元代的主要金石文字近六百种。为研究岭南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、宗教以及山川名胜、道路关津、风俗物产、典章制度、人物职官等方面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。在阮元的《广东通志·金石略》成稿之前，已有翁方纲的《粤东金石略》，吴兰修的《南汉金石志》以及各地方所辑录的金石文字，为《广东通志·金石略》的成稿提供可靠的资料依据，同时又有一批著名而有经验的金石学者参与其中，内容和体例进一步得到完善，是粤东最完备的金石著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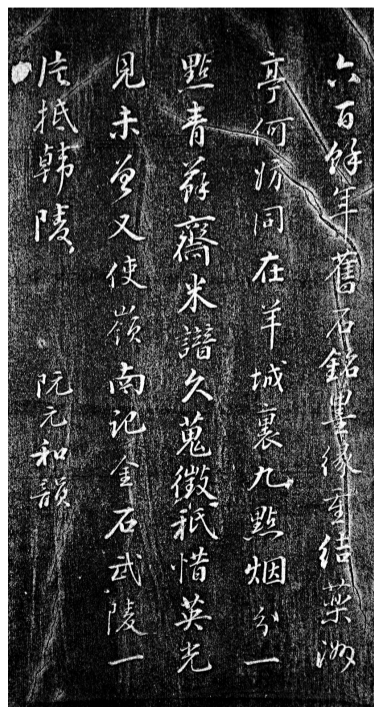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粤岳祠记》碑堪称伊秉“精 品之最”

乾隆五十四年(1789)伊秉绶考取进士，在京期间，拜刘墉为师，与翁方纲接触频繁，在金石学上受益颇深。其《留春草堂诗钞》中记载一些题金石的诗，数目不多，但十分珍贵，共有六首，如《题衡方碑同覃溪先生寄桂末谷大令》《焦山鼎铭旧拓本》《题徐雪庐孝廉防风碑考后》等，足以窥探其金石学上的学识与功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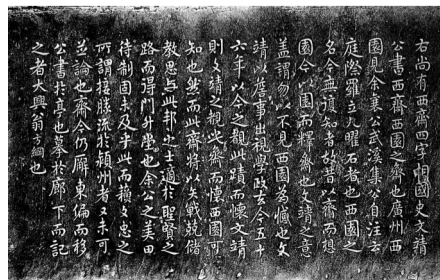
据了解，目前他留在广府的金石存迹主要有现藏广州博物馆的伊秉绶隶书《粤岳祠记》碑拓本，该碑字形方正宽博，稳中求险绝，用笔圆润凝重，透见其正大光明的庙堂之风。《粤岳祠记》碑，是伊秉绶60岁佳作，其珍贵在于罗浮山未

见其碑。“光绪己丑花朝。南海孔广陶跋释文曰：右记原嵌山馆楼壁。此记岳口之所由名也。馆毁后。碑断为七而亡其二……得初拓本补镌五十余字。仍置原处。虽不能顿还旧观。幸不至日就湮没矣。”郭榕添《罗浮山摩崖石刻》，将《飞云顶粤岳祠记文刻》，列为“已佚摩崖石刻”部分。

“邑人张友仁”编撰的《博罗县志·艺文》，录有曾煥撰《粤岳祠记》，“曾按：此嘉庆十八年刻石。宁化伊秉绶书。石存白云山泉山馆中，未置山上。其后馆毁，碑断为七，观中道伯何永安护惜之，藏广州城内大清真。”碑刻被称为“有文化的石头”。《粤岳祠记》碑堪称伊秉“精品之最”。



■阮元 诗二首 嘉庆二十二年(1817年)



■尚有西斋记(翁方纲) 清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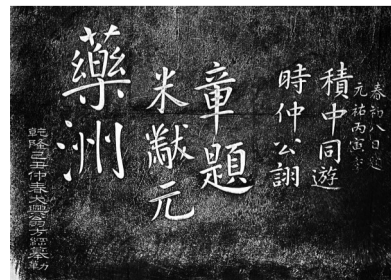
## 故事

### 翁方纲写《药洲石记》 述“索石”来龙去脉

文化学者梁基永介绍，翁方纲在乾隆后期曾三度来广东做学政，是一省最高的文化教育官员，在清代与巡抚和总督是同级的，九曜石放置于学政衙门后花园中，癖好金石的翁方纲每日处理公务之暇，喜欢到花园中对着几块宋代题刻摩挲一番，有一回他离开广州到外地视察，回来时小妾告诉他，在花园里剔除榕树根的时候又发现了一处宋人题字，他高兴得马上赋诗以志欣喜。

翁方纲在园中盘桓多年，一直以来题药洲石不在园中为恨，他打听到米题石在藩署(旧儿童公园)花园后，就多次写信给布政使。前文所提到，布政使口头答应归还，却一直用拖延的计策。直到翁方纲离任学政，始终没见着米题石一面。

米题药洲石何时从学政花园搬到布政使署？连《广州府志》上也说“不知何时”，翁在开始的时候，是一直和布政使据理力争，离任后，他还念念不忘这块石头，时隔五十年，嘉庆二十二年(1817)，他还写信向当时的总督提到这件事，总督深为老人的执拗感动，回信告诉他，石头确实还在布政署，前任的布政使康基田已经盖了一所亭子将石头保护起来了。翁听了颇为沮丧，恰好当时的布政使赵慎畛又重修亭子，赵氏久闻翁方纲的大名，很谦卑地请他为新筑的亭子作记，翁方纲知道米题药洲石归还无望，于是洋洋洒洒写下一篇《药洲石记》记自己索石的来龙去脉和对此石真伪的考证。



■翁方纲摹米芾药洲题 清乾隆三十四年(1769年)